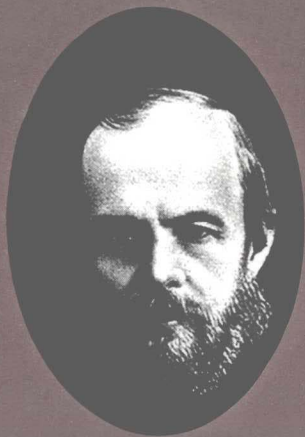


费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



Fyodor Dostoevsky
Signature

罪与罚_[下]

袁亚楠 译 白春仁 校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费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

罪与罚_[下]

陈 桢 主编

白春仁 刘文飞（按姓氏笔画顺序） 副主编

袁亚楠 译 白春仁 校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目 录

第四部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(355) | 第二章 (373) | 第三章 (388) |
| 第四章 (398) | 第五章 (421) | 第六章 (444) |

第五部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(457) | 第二章 (479) | 第三章 (494) |
| 第四章 (512) | 第五章 (534) | |

第六部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(555) | 第二章 (567) | 第三章 (585) |
| 第四章 (598) | 第五章 (612) | 第六章 (630) |
| 第七章 (647) | 第八章 (659) | |

尾声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(675) | 第二章 (684)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
题解 / 白春仁 (695)

第四部

第一章

“难道这还是在做梦吗？”拉斯柯尔尼科夫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想道。他谨慎而又狐疑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。

“斯维德里盖洛夫？真是胡扯！不可能！”他终于大声叫起来，感到困惑不解。

看来，这位客人对他的叫嚷丝毫不觉得惊奇。

“我前来拜访是出于两个原因：第一，我想见见您本人，因为我久闻您的大名，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趣闻和美谈；第二，我希望您或许不会拒绝帮助我处理一件与令妹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。因为如果没有您的推荐，她出于成见是不会见我的，反之，如果有您的帮助，我就能指望……”

“没什么可指望的，”拉斯柯尔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请问，她们不是昨天才到的吗？”

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回答。

“是昨天才到的，我知道；我自己也不过是前天才到的。好吧，在这件事上，我有话要对您说，罗季昂·罗曼诺维奇；我认为没有必要替自己辩护，但是请允许我申述一下：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抱偏见，公正地进行评判，在这件事中，在所有这

一切当中，我真的有什么罪过吗？”

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一声不吭地端详着他。

“说我在自己家里折磨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孩，‘用自己卑鄙下流的求婚侮辱了她’，是这样吗(我自己先说了吧)?要知道，您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下，我也是人，*et nihil humanum*^①……总之，我也会受到诱惑，也会落入情网(当然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所能控制的)，那么，一切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。那么问题在于：我是个恶棍呢，或者本人就是牺牲品？万一我是个牺牲品呢？要知道，当我要意中人与我一起跑往美国或瑞士的时候，我兴许是出于真心实意，由衷地希望创造两人的共同幸福呢！……要知道，理智总是屈从于情感的；这样我可能受害更大呢！……”

“根本不是这么个问题，”拉斯柯尔尼科夫厌恶地打断了他的话，“您就是叫人讨厌，不管您做得对还是不对。她们就是不想与您交往，会把您赶出去的，您走吧！……”

斯维德里盖洛夫冷不丁地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不过您……不过您是不会上当的！”他坦诚无忌地大笑着说道，“我本想施点诡计，但没成，让您一下子就识破了！”

“您此刻还在继续耍诡计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那又怎样？”斯维德里盖洛夫毫无顾忌地大笑着，一边重复地说道，“要知道，这就是所谓的 *bonne guerre*^②，是满可接受的诡计呢！……不过您还是打断了我的话；不管怎样，我还要强调一下：倘若花园里不出那件事，那就不

① 拉丁文：人所具有的……这是套用古罗马剧作家泰伦提乌斯(公元前11世纪)的剧本《自责者》中的一句名言：“我是人，人所具有的，我皆具有。”

② 法文：诚实的斗争。

会有任何的麻烦了。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……”

“听说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也是被您害死的？”拉斯柯尔尼科夫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您也听说了此事？其实，怎么会没听说呢……嗯，对您的这个问题，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，虽然在这件事上我可是完全问心无愧的。也就是说，您别以为我还有什么可提心吊胆的，因为一切都是严格照章办理，一切弄得准确无误：医生检查是中风，其原因是饱餐并喝了差不多一瓶酒以后马上洗澡所致。其实医生也不可能发现别的什么原因……倒是我曾暗自揣摩过此事，尤其是在途中，坐在火车里的时候：难道是我给了精神上的刺激或者诸如此类的原因，促成了这一……悲剧的发生？但我得出的结论是，这完全不可能。”

拉斯柯尔尼科夫笑了起来。

“何必如此惴惴不安呢！”

“那您笑什么呢？您想一想，我只用小鞭子抽了她两下，连印迹都没留下……请别把我看做无耻之徒，要知道，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这么干是卑鄙的，还有些事也是这样。但是我也同样明确地知道，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准是喜欢我的这种多情。令妹的事几乎是了结了。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不得不待在家里已有两天多，她没有什么理由再去城里；她和她那封信，已经使所有人都感到了厌烦（您听说她念那信的事了吗）。这突如其来的两鞭子仿佛从天而降！她立刻吩咐套上马车！……我现在且不说女人有时非常非常喜欢受到点屈辱，尽管表面上是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。所有的人都有过这种情况。您是否注意到，一般来说，人甚至都喜欢受到些屈辱？尤其是女人。甚至可以说，只有这样才能使她们感到乐趣。”

拉斯柯尔尼科夫本打算起身一走了之，结束这一场见面。

然而，某种好奇心，甚至还有某种企图，又使他暂时留了下来。

“您喜欢打架吗？”他心不在焉地问道。

“不，不是非常喜欢，”斯维德里盖洛夫平静地回答说，“我和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几乎从来没打过架。我们生活得非常和睦，她对我一直很满意。在我们婚后的整整七年中，我只用过两次鞭子（如果不算第三次，其实那一次的事很难说清）：第一次在我们结婚两个月后刚到乡下时发生的。这一次就是最后的一次。可您还以为我是个恶棍，是个顽固分子，是个农奴制的拥护者？嘿嘿……顺便问一句，您是否记得，罗季昂·罗曼诺维奇，几年前在那声誉良好的广开言路的时期，我们这里人们和各家报刊都纷纷谴责一个贵族，^①我忘记了他的姓名！弄得他声名狼藉，因为他在火车上打了一个德国女人，您是否记得此事？就在那一年，好像还有一个《〈世纪〉杂志的丑闻》^②（嗯，当众朗诵《埃及之夜》，还记得吗？黑幽幽的眼睛！啊，你在哪儿，我们青春的黄金时代）。我的看法是：对殴打德国女人的那位先生并不很同情，因为事实上……有什么可同情的呢！但是，我同时又不能不说，有时真有这种令人火冒三丈的

① 这话是斯维德里盖洛夫讽刺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自由派报刊。当时报上曾揭露地主 A. II. 科兹利亚伊诺夫在火车上殴打一个乘车的德国女人。此事引起社会关注，报刊上出现激烈争论。作者主办的《时代》也参加揭露和讨论。

② 这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热烈拥护者和宣扬者，《现代人》杂志的撰稿人米·拉·米哈伊洛夫的一篇著名文章的标题。文章愤怒抨击了巴·伊·魏因贝格发表在《世纪》周报上的一篇小品文，小品文讽刺一个小官吏的太太在一次晚上当众朗诵普希金长诗《埃及之夜》是放荡的、不知羞耻的行为。米哈伊洛夫这篇批判文章得到了当时所有进步报刊的支持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参与了与魏因贝格的论战。

‘德国女人’，我觉得，没有哪一个进步人士能管住自己不动手。当时谁也没有从这一点上去看这事，其实这个观点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观点，确实如此！”

说完这番话，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又一次大笑起来。拉斯柯尔尼科夫明白了，这是一个打定了主意的人，又很有心计。

“您是几天没同人说话了吧？”他问道。

“差不多吧。怎么，您或许觉得奇怪，我这个人怎么这样随和？”

“不，我是对您太过于随和感到惊奇。”

“是不是由于我对您提出无礼的问题并不恼怒？是不是这样？是啊……有什么可恼怒的呢？问什么，就答什么呗，”他露出一副古怪的、天真无邪的表情补充说，“要说，我可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，真的，”他若有所思地接着往下说，“尤其是现在，我无所事事……您可能认为，我巴结您是别有用心的，更何况我自己也说过，我有件事关系到令妹。但是，我要坦率地告诉您，我真是百无聊赖！尤其是这三天，所以见到您我甚至很高兴……别生气，罗季昂·罗曼诺维奇，不知何故我觉得您这个人非常与众不同。不管您怎样掩饰，您心事重重，就是现在；倒不是说此时此刻，而是指目前状况……好吧，好吧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别愁眉苦脸的！要知道，我并不是像您想象中的那么蠢。”

拉斯柯尔尼科夫脸色阴沉地望了他一眼。

“或许，您一点儿都不蠢，”他说，“我甚至觉得您非常善于交际，或者说至少善于在适当的场合表现得像个正人君子。”

“要知道，我对任何人的看法都不特别在乎。”斯维德里盖洛夫口气冷淡，并似乎有点傲慢地回答道，“正因如此，我干吗不当一回庸俗凡人呢，况且我们的气候非常有利于这种庸俗

之辈的产生……尤其是一个人天生就有这种倾向的话。”他补充了一句，再次大笑起来。

“不过，我听说您在此地有许多熟人，您可谓是个‘交游很广的人’。要不是别有目的，您这时怎么会需要我呢？”

“您说得不错，我有一些熟人，”斯维德里盖洛夫回避主要的问题，顺着话头附和着说道，“我见到过他们了，要知道我已闲逛了两天多啦；我认出了他们，他们好像也认出了我。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我穿着体面，不算个穷光蛋；要知道农民改革并没有危及到我们，还有树林和牧场，我们的收入也没损失。^①然而……我是不会去找他们的；我早就讨厌他们了，所以闲荡了两天，也没有去找任何人聊聊……这里还算是座城市呢！也就是说，我们怎么造出这样的城市来，请您说说看！一座满是公务员和各式各样的学生的城市！^②说实在的，过去，八年前我在这里消磨时光时，我并没有注意到许多事情……真的，我现在只是指望着解剖学了！”

“指望什么解剖学？”

“至于那些俱乐部、迪索餐馆^③，你们的普安特^④，或者还有那些文明的场所——哼，没有我们去还不是照样生意兴隆，”

① 这是指俄国 1861 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，改革后划分地界，把好地留给了地主，故说“没有危及”。

②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堡的一贯看法。他不时称彼得堡为“幻想的”、“不现实”的城市，认为它是彼得大帝人为地建立起来的。它破坏了人民在东正教基础上建立的相互亲切关系，又促使人民与知识分子的隔阂。这也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大帝改革的看法。

③ 迪索是彼得堡一家著名餐馆的老板，这家餐馆坐落在大滨海街（今赫尔岑大街）上，是上流社会人士常去的地方。

④ 法语 *pointe* 的音译，原意为“点”。这里指彼得堡叶拉金岛的一端，当时是一处游艺场所。

他又一次牛头不对马嘴地接着往下说，“再说哪有兴致去做赌徒呢？”

“您还是个赌徒呢？”

“怎么不是呢？八年前，我们有整整一大帮人，都是些最体面的人，一起消磨时光；您要知道，都是些举止文雅的绅士，有诗人，有产业家。总之，在我们俄国的社交界里，那些举止最文雅的人往往是遭到抨击的人，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？要知道，我如今是在乡下堕落了。那时我欠了内津的一个希腊人的债，被判入狱。就在那时我遇到了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，她跟那人讨价还价，花了三万银币把我赎了出来（我总共欠了七万银币）。我跟她正式结了婚，她立刻把我当宝贝似的带到她的农庄里。要知道，她比我大五岁。她非常爱我。七年来我从未离开过农庄。您要注意，她生前一直持有一张对我不利的，以别人名义出借的三万银币的借条，因此，一旦我要反抗，我就会立即身陷囹圄！她会这么做的。要知道，在女人身上爱与恨是并存的。”

“假如没有这张借条，您会离开她吗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您。这张借条几乎并没有使我感到什么束缚。我哪儿也不想去，而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看到我寂寞无聊，有两次亲自要我出国去玩玩。那又怎么样！我去过国外，但在那里总感到不舒服。我也说不出因为什么，哪怕是旭日初升，观望那不勒斯海湾和大海，不知怎地都会有一阵惆怅。最令人讨厌的是，确实能勾引起你对什么事情的忧愁！不，还是在祖国更好些：至少在这里可以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别人，为自己开脱。或许我此刻应该去北极探险，^① 因为 jai le

① 据报纸报道，1865年俄国正筹备组织一支北极探险队。

vin mauvais^①，我讨厌喝酒，但不喝酒又能干些什么呢。我也尝试过。听说，星期天在尤苏波夫花园里，别格尔^②将乘坐一只大气球飞行，并出钱邀请同行者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怎么，您会乘气球去飞行吗？”

“我？不……随便问问而已……”斯维德里盖洛夫仿佛确实陷入沉思似的，嗫嚅地说道。

“他怎么，真的是这样吗？”拉斯柯尔尼科夫思忖着。

“不，借条并没有束缚我，”斯维德里盖洛夫沉思着，继续往下说，“是我自己不愿离开农村。再说大约一年前，在我的命名日里，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把这张借条还给了我，同时还送给我一大笔钱。要知道，她非常富有。‘您瞧，我是多么信任您，阿尔卡季·伊凡诺维奇，’——真的，她就是这么说的。您不相信她会这么说？要知道，我已经成了一个规矩的庄园主，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我。我甚至还订购了书籍。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起初还夸奖我，后来则担心我看书太多累坏了身子。”

“您似乎还很怀念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？”

“我？或许是这样的吧。说真的，或许是这样的吧。顺便问一句，您相信有鬼魂吗？”

“怎样的鬼魂？”

“当然是普通的鬼魂啰，还有什么样的！”

“那您相信吗？”

“相信，也不相信，pour vous plaire^③……也就是说，不

① 法文：我喝醉时，样子很难看。

② 游艺场的老板，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著名航空家。

③ 法文：为了投您所好。

是完全不信……”

“鬼魂出现了，还是怎么啦？”

斯维德里盖洛夫有些异样地望了他一眼。

“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不时来访，”他嘴一撇，露出有点儿古怪的笑容说道。

“怎么不时来访？”

“已经来过三次了。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下葬的那一天，在我离开墓地后一小时。这是我动身来这儿的前一天。第二次是在前天，在路上，黎明时分，在小维谢尔车站里。而第三次则是在两个小时前，在我现在落脚的房子里，就我一个人在。”

“不是在做梦？”

“完全不是。所有这三次都是醒着的时候。她来了，说上几句话，便朝门外走去，每一次都是朝门外走。甚至好像都能听到她的声音。”

“不知怎的我一直在想，您一定是经常遇到这种事！”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开口说道，同时又因自己的这番话而感到大吃一惊。他非常激动。

“真的？您是这样想的，”斯维德里盖洛夫惊讶地问道，“难道是真的？嗯，我是不是说过，我们两人之间有着某种共同之处，啊？”

“您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！”拉斯柯尔尼科夫很激动又毫不客气地回答道。

“我没说过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我觉得我说过了。刚才我进来时，看见您闭着眼睛躺着，佯装睡着的样子，我便立即对自己说：‘正是这个人！’”

“正是这个人——是什么意思？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拉

斯柯尔尼科夫大叫起来。

“什么意思？说实在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……”斯维德里盖洛夫支支吾吾地坦诚说道，自己也觉得有点儿糊涂。

他俩沉默了片刻，大眼瞪小眼，面面相觑。

“全是一派胡言！”拉斯柯尔尼科夫恼怒地嚷道，“她来的时候，对您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她？您想不到，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；我这人也真叫怪，这竟使我大为恼火。第一次，她走了进来（您也知道，我已经疲惫不堪啦。举行葬礼，安灵祷告，然后举办葬后宴，终于剩我一人独自待在书房里，抽起了雪茄烟，陷入了沉思），她走进了门，说：‘阿尔卡季·伊凡诺维奇，今天您忙了一天，忘记了给饭厅里的钟上发条啦’。说实在的，这七年来，我每个星期总是亲自给这只钟上发条的，而且要是忘了，这也是常有的事，她也会提醒我的。第二天，我就动身到这儿来了。黎明时，我走进了车站，由于夜里我只打了个瞌睡，精神萎靡，睡眼惺忪，我便要了杯咖啡；我突然看见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在我身旁坐了下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副纸牌：‘阿尔卡季·伊凡诺维奇，要不要为您的出行卜上一卦？’她精通占卦术。嘿，我真不能原谅自己，为什么不先卜上一卦！我吓得赶紧跑开了。就在这时，正好上车的铃声响了。今天，我在一家小餐馆里吃了一顿糟糕透顶的饭后，肚子胀鼓鼓地坐着抽烟，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突然又出现了。她打扮得非常漂亮，身穿一件崭新的绿色绸缎做的连衣裙，裙摆拖到地上。‘您好，阿尔卡季·伊凡诺维奇！您喜欢我的这件连衣裙吗？阿尼西卡做不出这种式样。’（阿尼西卡是我们村子里的女裁缝，出身于农奴家庭，在莫斯科学过手艺，是个不错的姑娘。）她站在我的面前，转动着身子。我打量了她的连衣裙，然后又仔细地瞧了瞧她的脸。

‘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，’我说道，‘您可真乐意为这点琐事来找我，为这个操心。’‘哎呀，天哪，我的老爷，还不能打搅您一下呀！’我想捉弄一下她，便对她说道：‘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，我想结婚。’‘您可别这么做，阿尔卡季·伊凡诺维奇；您刚刚埋葬了妻子，马上就又结婚，那对您来说，可不是很光彩的。哪怕您选中了一个很好的未婚妻，但我知道，不管是对她，还是对您自己，都是不很光彩的，这只会成为那些善良的人们的笑料。’说着她突然走了出去，裙摆仿佛都在窸窣作响。这简直是瞎扯蛋吧，啊？”

“其实，您这可能全是胡编的？”拉斯柯尔尼科夫应声答道。

“我很少瞎说，”斯维德里盖洛夫若有所思地回答道，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他问得那么唐突无礼。

“过去，在这以前，您从未见过鬼魂吗？”

“嗯……不，见到过，一生中只有一次，在六年前。菲利加是我家的一个家仆，刚刚把他埋葬了，可我却忘了此事，大声叫道：‘菲利加，拿烟斗来！’他走了进来，径直朝我那放烟斗的架子走去。我坐着，心里琢磨着：‘这是他对我的报复，’因为就在死前不久，我们还狠狠地大吵了一场。‘你怎么敢穿着胳膊肘带窟窿的衣服到我这儿来，’我说道，‘滚，浑蛋！’他转身走了，再也没有来过。那时，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玛尔法·彼得罗芙娜。我曾想为他举行一场追荐仪式^①，因为我于心有愧。”

“您应该去看医生。”

① 基督教中在死者遗体旁，或在忌日（生日）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。

“我有病，这一点用不着您提醒，我自己心里明白，尽管我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病；据我看来，我的身体或许要比您的身体强上五倍。刚才我不是问您是否相信鬼魂会出现，而是问您是否相信有鬼魂。”

“不相信，我绝对不相信！”拉斯柯尔尼科夫甚至有点儿恶狠狠地说道。

“要知道，人们通常都会这么说的。”斯维德里盖洛夫仿佛自言自语地嘟囔着，微低着脑袋，眼瞧着一旁，“人们说：‘你有病，因此你见到的都是并不存在的幻觉，’但这并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理。只有病人才能看见鬼魂，我同意这一看法；然而这种看法只不过说明：除了病人谁也看不见鬼魂；但却不能证明鬼魂本身不存在。”

“当然是不存在的！”愤怒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口咬定说。

“不存在？您是这样认为的？”斯维德里盖洛夫慢腾腾地瞧了他一眼，接着往下说，“然而，能不能这样认为（请您指教）：‘鬼魂——不妨说另一些世界的小块和碎片，是它们的基础。当然啰，健康的人用不着看见他们，因为健康的人是地地道道的尘世间的人，所以他们为了生活美满和井然有序，只应过这种尘世的生活。然而，人一旦生点儿病，正常机体遭到点儿破坏，那他接触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就立即产生了。而一个人病得越重，他与另一个世界的接触就越多；所以等他一死，便径直跨入另一个世界了。’我早已得出了这个结论。如果您相信有来世的话，那么您就会相信这个结论。”

“我不信有来世，”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。

斯维德里盖洛夫若有所思地坐着。

“可如果那里只有蜘蛛或者类似的东西呢，”他突然说道。

“这人是发疯了，”拉斯柯尔尼科夫暗自思忖着。